

21 SHIJI QINGCHUN WENXUE PAIHANGBANG



21世纪 青春文学 排行榜

张新颖 主编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21世纪 青春文学 排行榜

张新颖 主编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1世纪青春文学排行榜/张新颖主编. —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0.6
ISBN 978-7-80742-936-4

I. ①2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04663号

21世纪青春文学排行榜

张新颖 主编

总 策 划	钟健华 周 文
统 筹	朱法元
责任编辑	姚雪雪 许 复
美术编辑	赵 霞
封面设计	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21.75
版 次	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43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936-4
定 价	38.00元

赣版登字-05-2010-1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- 韩 寒 小镇生活 / 1
- 郭敬明 幻城 / 12
- 笛 安 姐姐的丛林 / 29
- 徐敏霞 脆弱的联系 / 75
- 李傻傻 一个拍巴掌的男孩 / 82
- 胡 坚 白堕春醪 / 97
- 小 饭 暗紫三章 / 109
- 张悦然 水仙已乘鲤鱼去 / 127
- 春 树 童年往事 / 187
- 苏瓷瓷 左右 / 213
- 张怡微 我真的不想来 / 221
- 苏 德 没有如果的事 / 245
- 夜 X 灰色的童话 / 289
- 周嘉宁 钻石天空 / 300
- 甫跃辉 鱼王 / 307
- 路 内 四十乌鸦鏖战记 / 335

这是我在小镇待的第四天，书的腹稿已经打好，只差搬出来写在纸上了。不过小镇的宾馆实在太吵，外面天天施工到半夜。服务台说，这就是小镇在日益发展的象征。我有点生气地说，你们宾馆扩建至少要保证客人的休息吧。你别以为门口挂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人家就当你是五星级的宾馆。服务生有点忍不住了，说你要安静就去古镇区租间房子。

她的话刺激了我。我收拾好行李，和这家宾馆匆匆而别。

小镇非常古老，分两个镇区。古镇区的明清建筑保留完好，政府正要开发这里。游人尚不如织的原因是，小镇一来名气还不响，二来没有过哪个名声显赫的人物在明清两朝里住过这里，缺少名人故居，所以对一些没有文化的游人来说这里缺少了一种文化底蕴。政府常抱怨明清的文人没眼光，只知道人多力量大，成群结队往周庄跑。

我经过小镇的柳永弄。弄名是政府给起的，原来叫万福弄。因为万福弄弄口有一棵柳树，所以有人突发奇想，把那柳树围起来立块碑，说这是《雨霖铃》里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的唯一指定柳树。柳永弄因此得名。

在柳永弄的尽头有一张租房启事。房子就在附近，旧式的，看上去很美，住下去很难。不过，这里宁静多了。我在楼下看见靠窗的二楼正好可以摆书桌，正对一条小河，是个写东西的好地方。

最后是我和一个落魄小子合租了这套民居。他搬进来的时候，只见一大堆一大堆的画具。

“画画的？”我顺手拈起一支画笔问。

“嗯。”他继续搬箱子。箱子里都是他镶了框的画。

“可以看看吗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我拿起一幅画欣赏，很写实，我看明白了。金黄碧绿的田地，欧洲式的

农舍，一条泥路从近处铺向远方，远方有类似牛马的东西在吃一些类似草的东西，总体感觉还好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谢了，瞎涂。”

“法国？你去过？”

“不，是西班牙。”

“好小子，西班牙怎么样？”

“没去过。”

“那你怎么把西班牙画得这么像西班牙。”

“你刚才不还认为这是法国吗？”

我顿了一下，用手指抚几下油画，找不到话，想自己怎么说话尽往死胡同里扎。

“嗨，别摸，你会不会看画？”

我道过歉，隐约觉得这人不好相处。

“你叫什么，画家？”

“甭叫我家，是家就不来这儿了。”

“好，怎么称呼，画画的？”我总觉得我这是在称呼幼儿园里的小朋友。

“大佑。”

“罗大佑？”

“差一点。”

“马大佑？”

“以后就叫我大佑，我没姓。”

—

三年前我从校园逃出来。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绝顶的人。因为有些博士其实见识没有多少长进，只是学会了怎么把一句人都听得懂的话写得鬼都看不懂。本来会待得很好，反正大家都是混日子，出去后也要交房租，那还不如待在寝室里舒服。睡在我上铺的老刘搞西方文学研究，主攻法国，论文没研究出来，反而学会了法国人怎么谈恋爱，说恋爱最主要的是小环境美好，两人随时随地必须凝视，这样就会有一种浪漫油然而生。后来老刘就栽在了凝视上。在学校的小树林里，两个人凝视得太专注，被某个辅导员捉住，事情还闹得很大。其实凝视并没错，最主要的是凝视的同时，两个人还干了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生精神面貌的事情。

老刘并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一天晚上我们听见女生寝室里乱成一团，有校领导的呵斥，女生的尖叫，还有老刘的怒吼。我意识到老刘算是完了。果然被劝退。

老刘离校时，对我说了一句气势非凡的话：“小子，你也别待了，反正以后都是自由撰稿人，要个文凭干嘛！”我当时觉得亏，因为老刘说起来退学了，但好歹也是因为这风流之事，而我就这么傻乎乎去自动退学岂不是亏了。老刘属于这种性情中人，其实这个“性情中人”意思就是性中人和情中人。老刘生性放荡，属于那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物。一次学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正在上课，老刘摇晃着身子要出门，老教授一愣，问，干什么！老刘说，上厕所。老教授当时的脸色就有点不知所云，想年轻时他也是特立独行的人物，也还没勇敢到上课闯厕所的份上。让他上吧，面子和威严就扫地了，不让他上吧，万一憋死了负不起责任。正犹豫着，老刘已经不见了。就因为这事，老刘成为全校女生目光的焦点，每次老刘上厕所都能引人议论。老刘从不安静，他的感情就像掉了树叶的亚当夏娃那么无遮无拦。

我说老刘你要有点修养，你要八风不动宠辱不惊，人家夸你你要镇静，轻飘飘也是人家走后的事情，那时随你飘哪儿去。人骂你你更要镇静，不能拿袜子来勒人家。你看上次小张来说你几句，你就拿袜子勒人家，退一步说，好歹也要用洗过的袜子嘛……总之老刘，你要学会平静如水，如死水，如结了冰的死水。

老刘说：“为什么要假装平静？应该不平静的时候就不应该平静。”

我让老刘过一过江南小镇的生活，看看细雨时明清窄街和上面安详的老人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平静如水。

二

老刘就这么轰轰烈烈地离开校园，一走再无音讯。传闻说他先去了呼和浩特，然后转到准噶尔，行走几十公里终于看见了锡林郭勒大草原，两个月后在那里一家文学刊物当编辑。

然后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小子跳楼。他来自云南农村，最后消息传来说他的父亲因为贩毒而被捕，而且数额巨大，早超过了死刑的量。当时我在窗口看蓝天白云，突然看见一个人往下掉，“唰”一下就从我的窗口掠过。我正纳闷这是仙女下凡还是怎么着，就听见下面的人乱叫，才明白过来是有人跳楼。当时我差点昏了，但忍住没叫，一个晚上睡不着。

跳楼的消息学校封锁得很紧，对外界只宣称是失足。天相信那是失足，都这么大了没事爬窗上去玩什么，况且窗有胸口高，要失足从那儿掉下去也不

是容易的事。

然后，我听到的议论竟是诸如“哎呀这小子真笨，要死还挑跳楼，死得那么难看”，“其实可以在最后一秒里摆个pose嘛”，“他爹妈是卖白粉的还是卖面粉的？搞这么多？”“他家里肯定发了”……

于是，我突然向往一种幽静的生活。况且那时我已略有小名，在十几家报纸上发过一些东西，有的还造成了比征婚启事更为轰动的效果，收到了上百封信。我更想的是好好花一年时间去写一部书。那可得了巨著，如果不幸轮不上好歹也应该是较巨著。

这就是我来小镇的原因。

三

开始的几天，大佑并不作画，一副沉思的样子。我还以为这是艺术的沉淀，以乞求一次大爆发。一旦爆发出来，指不定能创作出什么“蒙莎·丽娜”或者“最早的早餐”之类。说起早餐，我们每天都吃小镇的特产馒头，这种馒头便宜得很，但皮薄多汁，令大佑赞不绝口。大佑十分钟爱这种馒头，他平日沉默寡言，一天总共说五句话，对馒头说的话就占三句。

坐在柳永弄的旧屋里呆了三天后，大佑说要出去走走。这三天里，我们无所事事。我的书稿只开了一个头，然而这个头开得十分不满，所以我决定择个黄道吉日重开。大佑纯粹是每天在窗口，用拳头抵住下巴沉思，扒光了衣服整个一个“思想者”。除了去柳永弄外逛逛，我们都在屋里。大佑要出去走走，不是为了写生，而是到处寻觅一个小铺子可以让他卖画。对这件事，镇上十分关心，因为这毕竟是小镇第一个画店，可以反衬出一种水乡的浓厚艺术氛围而更吸引游人。

以后的几天，我们为开画铺的事情忙着。我帮着给大佑做了许多事情，比如把画弄到框里。大佑对此心怀感激，开始把说话重点从馒头挪到我的身上。大佑一共有百来幅画，大多是油画，但还有一些是国画。我们租的小铺子也像幅油画，远看有鼻子有眼的，近看就一塌糊涂了。门板上尽是窟窿，天气阴湿时会有一些五彩缤纷的无名虫子探头爬出，蠕动到另一个洞里，不知和谁幽会去了。

所幸的是这个小铺子的地理位置绝佳，坐落在古镇区的中心，背倚市河，以后游人多了这里就是黄金地带；况且在我印象中，能来小镇的人都应该是博古通今、兰心蕙质的。到时，每个人带一幅画，一天卖他个二三十幅就发大了。于是，我由衷为朋友高兴。

四

大佑的画铺即将开张，玻璃柜、挂钩等一些东西已经齐备。此时季节已入秋。秋意萧索，小镇上的明清建筑时近黄昏更散发出一种逼人的寂清感。大佑在柳永弄边上支一个画架挥笔疾画。旁边一些吃完饭或倒完马桶的老大妈纷纷围观，指指点点，十分新鲜，说画家到底是画家，画的啥咱一点都不懂。

我十分羡慕大佑能当街作画引人围观，而我写书就不行，我总不至于搬个桌子当街去写。

大佑作完此画之时，我的书已写到五万多字。此时，我开始沉浸到书稿中去。我们在旧屋里泡面已经接近七点，大佑的画尚未画完，就打道回府了。大佑说，那里连街灯都没有，再当街作画黑咕隆咚的，万一给人踩死就难看了。

“大佑，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画画？”我问。

大佑的概括简单明了，他说的时候显得义愤填膺。他说，你知不知道我的女朋友——我说不知道。

“屁话，你当然不知道。她死了。”

我叹一口气，心想年少丧妻人生一悲。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车祸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了？”

“一年前。”

“你们多久了？”

“六年。”

“这么厉害？这种事情想开一点，节哀顺变。她开车？”

“不，坐人家的车。北京吉普，城市猎人。开车的那小子残了。”

对话至此，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一句话，就是她背着他坐他的吉普兜风。结果他车技不佳出了事，她死了，他残了，另一个他跑这里来开画铺了。

大佑说，这残了的小子小心一点，如果让我撞见他就一把捏死他。

“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哪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那还不去捏他？”

“我只想揍他一顿，反正她死了。”

“你干吗来这里？”

“想过一会儿平静的日子，让自己的心境平静如水。”

于是，我们商定小画铺的名字就叫如水画轩。

五

如水画轩开张的第一天，引来一大批古镇的居民。他们几乎把这小房子踏破。几个那天晚上看大佑作画的老太也来了，说要看看这小伙子画的图的价钱，结果一看就吓跑了。大佑说，这价已经算低的了，这几天是薄利多销。半天下来，来参观访问的人无数，交易额一分没有。只有一个从新镇区跑来的装修房子的人说要买些油画回去，大佑显得非常热情，后来那人嫌太贵，说还不如去南浔买，浴缸那么大一张才卖一百多，还镶框的。大佑说，那个人既然能用浴缸来形容画的大小，那艺术鉴赏力也算是完了。

如水画轩第一天生意不振，还保持着童子之身。第二天，连来店里逛逛的人都快没了。大佑开始为生计发愁，我也是。我开始拼命赶字数。

六

后来小镇的冬天降临了。冬天，小镇上的居民很少出来，只有在正午一些老人会搬个小矮凳晒太阳。指望他们买画是希望渺茫的。

上个月，大佑一共卖出四幅画，除去镜框的钱赚了一百五。交完房租和税，算下来亏了上千。我开始身心散漫，天天泡在旧屋里，烘个热水袋继续写。我真怀疑这么写下去能和刘震云的书比长短。这时，我已经体会够了小镇生活的平静，开始觉得无聊和发闷。我已不忍去大佑的店里看生意状况。每次去，大佑总是说，你小子总算来给这个如水画轩增添生机来了！我基本上每次去都会带一两幅画去柳永弄的旧屋，还要在街上招摇一下，以说明如水画轩还是欣欣向荣的。然后，第二天大佑再做贼一样抱回去。我说，大佑还是我帮你送回去吧。大佑说，这个千万不可，让人看见以为你是来退货的。

天气越来越冷，我已经握不住笔。大佑还是一早就起床，说声誉是最重要的，他就不相信这么好的东西会没人喜欢。

七

转机出现在开春的时候。镇政府邀请了十几位省里的文化名人免费来小镇一日游。这些人大到省作协的副主席——是借了奥迪去接的，由于较远，在

宾馆的套房里已经住了一晚；小到县里的文联理事——是用长安奥拓去接的。早上九点，这些文人汇合去游古镇，游了一个钟头去吃饭，吃了饭后再去游。下午游到大佑的如水画轩，没说大佑的水平怎么样，只是说大佑有眼光，将来游人发现这一宝地后肯定生意兴隆，然后买了近十幅画。大佑做成一笔大生意，请我下馆子。

八

然后，就是那些文人在一些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小镇如何漂亮、如何宁静；想要一种平静如水的生活，就快来小镇，只要坐车至……

九

我当时很为小镇高兴。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。然而我不明白金子的悲哀就在于它会发光。如果它不发光，就不会有人把它拾去打打造造。自从小镇熠熠发光以后，开始迎来了一批一批的游人。我起初认为，能来这小镇的人都是要乞一方宁静的文人，不料最先赶来的却是商人。我看到最多的竟是这般景象，一个老而不掉牙的老板搂着一个花枝乱颤的小板，边走边淫笑。进镇区的车越来越高级，街上常有手机乱叫，老板们当街乱吼。

满以为大佑的画铺生意会越来越好了，可是情况依然是入不敷出。开始是大佑满怀热情，要画遍这个小镇的角角落落，后来是只坐在店里对画发呆。一个搞艺术的人，最怕现实与理想差别太大。

小镇的游人果然开始如织了。这时我的一稿完成。我始终抱着一天千字的严谨态度。大佑开始有点不平静，时常用手猛敲桌子，以肉体痛苦排遣内心痛苦。我说你别，到时把桌子搞坏了，肉体 and 内心一起痛苦。

而我也开始对这种日子极度不满，小镇的宁静已经毁了，那我还在这里干什么。更加痛苦的是，我的书稿——结构竟然如此之差，一个人物写到后来，居然消失不见了，连自己都忘了。当我重拾起这个人物时，又发现捡了个废物，他对情节发展毫无推动。

大佑的抽象画也越来越差，具体表现在一个老大妈居然声称自己看明白了。大佑说不可能，我的抽象画连凡·高都看不明白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我也看不明白。”

十

再过了穷苦的一个月后，小镇迎来了一个电视台的一档休闲旅游节目的采访。漂亮的女主持和大佑聊得很快乐。大佑问她，你最喜欢什么？

女主持说，最喜欢她的心上人开一辆吉普带她在村庄小路上兜风，时速要过一百，风在耳边……

大佑默默听她说完，然后手放进上衣内侧口袋。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，以为他要掏身怀的暗器自杀。不料大佑摸出一包烟。我的印象里，大佑是不抽烟的。

十一

晚上，大佑问我说想不想跟他去上海？

“去干吗？”

“揍人一顿。”

“算了，那小子已经残了。”

“不能放过他。这一年我就想揍他一顿。”

“还没平静？”

“应该不平静的时候就不应该平静。”

“算了吧。”

“一定要去揍。我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心愿。”

“你的心愿还够容易实现的。”

“小子，问你去不去。”

“万一出点什么岔子……”

“不会，我出手不重，我只这么一个愿望。”

“事情都过去了，这不是有点趁人之危而且欺侮残疾人……”

“不欺侮。我都憋这么久了。”大佑吼道，“你去不去？”

“去去去，要不谁帮你收尸。”

十二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出发了。从小镇到上海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。我的梦境里一直重复着这么一个镜头——大佑见到那男的后在口袋里掏啊掏啊的，突然摸

出一把小刀，扔给那男的，说老子来讨债了，我们决斗。那男的说，你别看不起残疾人，想当年和你女朋友幽会时我也是一表人才，现在虽然差了点，但好歹还有半表人才。你给我一把小刀，你赤手空拳算是看不起我还是怎么着？

大佑说，谁说我看不起你了，然后又摸啊摸啊摸出一把大刀。那男的一看自己手里的小刀还没大刀的柄长，吓得直呼英雄。

大佑说迟了，然后一道白光闪过。

镜头对向白墙，一道喷溅而出的血迹洒在上面。一阵妖风吹过。

两个人都在自摸看看有没有伤。

大佑说，你中了我的剑锋，看这不都喷血了。

那男的说，笑话，老子喷没喷难道自己不晓得。我现在胃口倍儿棒，吃饭倍儿香，怕是你自己吐的吧。

然后两人僵立，风拂动他们的头发。

突然一个人影倒下。

大佑忙冲过去，跪倒在死人面前，大哭道：“我俩同甘共苦十余月，你小说还没出版就去了，我是无心误杀啊——”

那男人说：“所谓红颜薄命——”

于是两人跳在一起，手牵手说：“为了世界和平，不要再争了，我们要团结友爱共同促进，为一个已死的女孩争执不值得——海可枯石可烂山可崩地可裂我们手牵着手……”

于是我从地上跳起来说：“你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。”

大佑一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护送唐僧西天取经……”

醒来已是一身冷汗。《大话西游》看多了，没办法。

我把这个梦告诉大佑，大佑说不会，只是去揍一顿而已。

十三

时值正午，我们终于到了上海。一下子进入闹市，我非常不习惯。我问，大佑你知不知道那王八蛋地址。大佑说当然知道，在番禺路，离这很近，走过去只要两个多钟头。

我说，大佑你到时已经打不动他了。

十四

我和大佑敲响了那扇神秘之门。大佑的手有些抖，想他快要完成人生第

一大心愿难免激动。门里传来一个声音，问“谁呀？”

大佑说是抄水表的。为了完成夙愿不得不暂时委屈一下自己。

“进来吧，没锁。”

“好小子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！”大佑一脚踹开门。

那人背对我们正在写东西，连头也没抬，说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大佑说：“转过脸，让我揍你一拳。”

披头散发的男人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了。真对不起，全是我的错。”然后一手定住轮椅的左轮，一手用力拉右轮，正面对着我们。

“老刘，你不是去了内蒙古吗？”我惊呼。

十五

老刘昂起头，那张脸已经不是当年勇闯厕所的脸。一道极深的类似刀疤愈合印从鼻子延伸到脸颊。

大佑一拳掠过，老刘脸一侧，差点没给揍得从轮椅上掉下来。大佑揍完后问我：“原来你们认识？”

我说“同学”。“你有没有认错人？老刘这个人——”我本想给老刘辩解几句，不过想想这种事情只有老刘做得出来。只是老刘改变太大，要换成四年前，他肯定会和大佑打得不可开交，然后说不定就有梦里那幕了。

我说，老刘你这次犯了大错。然后拖住大佑说算了，你已经梦想成真了，现在回去吧。老刘一副颓废样，只字不语。

十六

回到小镇天已近黄昏，夕阳把小镇染得有点血腥味。

大佑再支起画架作画，我躲在旧屋里看书。

十七

大佑的如水画轩依旧生意不振。大佑决定把它关掉后去北京闯几年。

我的书也已经定稿，它离巨著相差甚远。波音过去，都要一天一夜。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它能出版，然后去上海找个编辑部混日子。

十八

我决定后天走。大佑可能迟一点。

傍晚我在柳永弄外闲逛，突然看见一个猥琐的身影在夕阳下用力地让残疾车上坡。在坡上，我叫住老刘。

老刘一点不表示吃惊，说：“我就料到你会在这种地方。那个人呢？”

“他已经走了，上北京了。”我扯一个谎，免得吓得老刘摇车就跑。

“那小子生日是不是10月4日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1995年10月4日，我从北京开车回来，已经七点多，离上海市区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。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在路边招手——你知道我的性格，我就停下了车。女孩手里有卷画，说今天是她男朋友的生日，她一早就在周庄写生，男朋友最喜欢小镇。回来转车时，发现已经太晚了，没车了。在陌生女孩面前当然炫耀车技。在交会车时，对面的远光灯太炫眼，速度太快……事实就是这样，现在我来江南的小镇，从报纸上看到，说这里很安静……”

这里已经不安静。然而，老刘的语气却平静如水，如死水，如结了冰的死水。

选自《萌芽》2000年第6期

很多年以后，我站在竖立着一块炼石海岸，面朝大海，面朝我的王国，面朝臣服于我的子民，面朝凡世起伏的喧嚣，面朝天空的霰雪鸟，泪流满面。

我的名字叫卡索，我在雪雾森林中长大，陪伴我的是一个老得让人无法记得她的年龄的巫师，她让我叫她婆婆，可是她却叫我皇子，幻雪帝国的长子。和我一起长大的还有我的弟弟，他的名字叫樱空释。我们两个，是幻雪帝国唯一仅存的两个幻术师。

我的名字在幻术法典上的意思是黑色之城，而我弟弟的名字翻译出来是幻影。我们有不同的母亲和相同的父皇，幻雪帝国的老国王。我的父皇是幻雪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王，在两百年前的圣战中瓦解了冰海对岸火族的几乎全部势力。而那一战也让我的王族受到近乎不可挽回的重创，我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战役中死亡，于是家族中的幻术师就只剩下我和樱空释，而那场战役中死亡的巫师、占星师和剑士更是不计其数。

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成为所有人记忆中不可触碰的伤痕，而在我的记忆中，就只剩下漫天尖锐呼啸的冰凌和铺满整个大地的火种，天空是空旷寒冷的白色，而大地则一片火光。我在宫殿里，在温暖的火炉旁，在雍容的千年雪狐的皮毛中，看到父皇冷峻的面容和母亲皱紧的眉头。每当外面传来阵亡的消息，我总会看见父皇魁梧的身躯轻微颤动，还有母亲簌簌落下的泪水。而窗外的红色火焰，就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最生动的画面。画面的背景声音，是我的哥哥姐姐们绝望的呼喊，这种呼喊出现在我的梦境中，而且经久不灭。我挣扎着醒来，总会看见婆婆模糊而年老的面容，她用温暖而粗糙的手掌抚摸我的面颊，对我微笑，说，我的皇子，他们会在前方等你，你们总会相见。我问她，那么我也会死吗？她笑了，她说，卡索，你是未来的王，你怎么会死？

那一年我99岁，还太小，连巫师的资格都没有取得，所以很多年以后的现在，我对那场圣战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，当我问婆婆的时候，她总是满脸微笑

地对我说，我亲爱的皇子，等你成为了国王，你就会知道一切。对于那场战役，我弟弟几乎完全没有记忆。每当我对他提到那场圣战的时候，他总是漫不经心地笑，笑容邪气可是又甜美如幼童，他说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哥，这是天理，你不用难过。说完之后，他会靠过来，亲吻我的眉毛。

我和樱空释曾经流亡凡世30年，那是在圣战结束之后。我记得在战役的最后，火族已经攻到我们冰族的刃雪城下，当时我看到火族精灵红色的头发和瞳仁，看到漫天弥散的火光，看到无数的冰族巫师在火中融化，我记得我站在刃雪城高高的城楼上，风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灌满我的长袍。我问我的父皇，父皇，我们会被杀死吗？父皇没有回答，面容冷峻、高傲，最后他只是摇了摇头，动作缓慢可是神情坚定，如同幻雪神山上最坚固的冰。

我和弟弟被40个大巫师护送出城，我记得我在离开的时候一直望着身后不断远离不断缩小的刃雪城，突然间泪水就流了下来。当泪水流下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一声尖锐的悲鸣划过幻雪帝国上空苍白的天空，我知道那是我姐姐的独角兽的叫声。我的弟弟裹紧雪狐的披风，他望着我，小声地问，哥，我们会被杀死吗？我望着他的眼睛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他，我对他说，不会，我们是世上最优秀最强大的神族。

护送我和樱空释的40个大巫师全部阵亡在出城的途中，我在马车内不断看到火族精灵和巫师们的尸体横陈驿路两旁。其中，我看见了和我一起雪雾森林中成长的笈笈，她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，天生有着强大的灵力，可是她也死了，死在一块山崖上，一把红色的三戟剑贯穿她的胸膛，将她钉在了黑色的山崖上，风吹动着她银白色的长发和白色魔法袍，翩跹如同绝美的舞步。我记得马车经过山崖的时候她还没有闭上眼睛，我从她白色晶莹的瞳仁中听到她对我说话，她说，卡索，我亲爱的皇子，你要坚强地活下去。

我记得最后一个倒下的巫师是克托，父皇的近护卫，我和弟弟从马车上下来，拉载我们的独角兽也倒下了。克托跪在地上，抚摩着我的脸，他指着前面的地平线对我说，卡索，我亲爱的皇子，前面就是凡世的入口，我不能再保护你了。他对我微笑，年轻而英俊的面容上落满雪花，我看到他胸口的剑伤处不断流出白色的血液，一滴一滴地掉在黑色的大地上铺展开来，他的目光开始涣散，他最后的声音一直在呼唤我的名字，卡索，卡索，未来的王，你要坚强地活下去，我亲爱的皇子，卡索……

我抱着樱空释站在大雪弥漫的大地上，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，释用手捧着我的脸，他问我，哥，我们会被杀死吗？我望着释幼小的面容，我说，不会，释，哥哥会保护你，你会一直活下去，成为未来的王。

已经是冬天了，幻雪帝国下了第一场雪。幻雪帝国的冬天会持续十年。